



## 序

云南古称“彩云之南”。2000多年前，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他的《史记》里记载过一个称为“滇”的神秘古国。在他的笔下，这是一个充满蛮荒的遥远之地。2000多年后，这里不再蛮荒，却仍然被很多外地人称之为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所谓神奇，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由多种民族而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有志者一直在努力叩开这扇神奇的大门，想弄清楚这些文化的内在构成、特点，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得以形成的特殊背景等等。这当然是一项应该做并且值得做的事业。这本研究文集就是这项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本集体性的研究文集，参与者选择的都是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能够把大家统一在一起的是“中国西南文化”这个大题目。这也正是历史研究所几代学人（或者说是包括了云南社会科学界众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耕耘的一片田地，地方性、民族性的历史、文化研究，正是云南学界多有收获的广阔沃土。连续好几年，他们一直在编这本《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这已经是第11本。换句话说，这本文集里的文章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研究群体所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的一部分。从单篇来看，这些文章似乎都不会有什么轰动效应，但合起来看，味道就不同了。作个比喻，可以把这些单篇的文章看作一棵一棵的树，它





##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们未必都能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但当众多的树连片成林后，就是一番可观的风景了。想想看，只说现在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了名气的云南民族文化，为我们云南的经济社会作出的独特贡献，我们就有理由对所有为这项事业一直在默默奉献的人们表示真挚的敬意。

看了文集里的多数文章，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基本印象，这些研究者是认认真真下了功夫的。他们尽可能地去理清思路、占有材料；尽可能地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便能够拨开时间的尘土，弄清楚它们的本来面目以及它们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两个轮子：一是面对现实的，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二是基础性的，侧重于对各个相关领域内一些基本问题的探寻。二者各有作用，都可作为，不可偏废，它们应该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当然，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研究，都可以并且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方向、研究角度、研究手段等等都可以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会有可持续的生命力，这一点于文、对人都适用。

还用那个比喻，希望这些“树”能够尽快长得壮实一些，能够多出一些珍稀的、价值高一些的“树”，还希望连成片的“树林”也能更大一些。就此，我们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紧迫感，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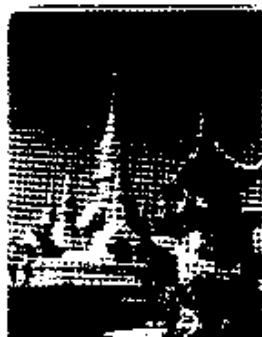
是为序。

纳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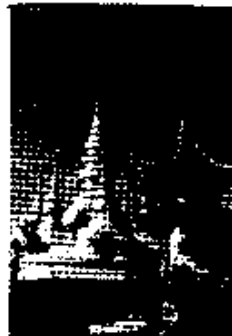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 1 / “荆蛮”考                         | 石朝江      |
| 29 / 苗族风俗、习惯与苗族生计问题探讨             | 文新宇      |
| 43 / 试述近代西南苗区的社会经济                | 侯焕媛      |
| 60 / 四川北川羌族与平武白马藏族民族信仰调查<br>及初步探讨 | 唐光孝      |
| 79 / 浅析基督宗教在四川羌区的传播               | 申晓虎      |
| 134 / 孙中山与祖国的统一                   | 汤明珠      |
| 152 / 孙中山与和谐社会发展观                 | 张伟轶      |
| 162 / 护国战争时期孙中山与反袁联合战线            | 文 兵      |
| 176 / 席正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 萧洪恩      |
| 193 / 《1902~1911年蒙自海关十年报告》选译      | 许新民      |
| 212 /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史学研究               | 杨绍军      |
| 226 / 红军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                 | 康春华      |
| 235 / 德宏傣族小乘佛教的教派和宗教节日            | 刘扬武      |
| 246 / 回忆我的祖父，爱喝咖啡的老彝胞             | 卢 汇      |
| 260 / 西藏妇女的传统“沉寂”与现代化抗争           | 尼玛扎西 刘 源 |
| 276 / 洱海区域的昆明民族与昆明国               | 桑耀华      |



## CONTENT

-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Jing Barbarians *Shi Chao-jiang* ( 1 )  
A Research on the Custom, Folkway and Livelihood  
Problems of the Miao Ethnic *Wen Xin-yu* ( 29 )  
Social Economy in Modern South-western China at  
the Miao Ethnic Are *Hou Huan-yuan* ( 43 )  
An Investigation and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thnic Belief  
of the Qiang Ethnic in Beichuan County and the Zang  
Ethnic in Baima Township in Pingwu County *Tang Guang-xiao* ( 60 )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rist  
Religion in the Qiang Area, Sichuan *Shen Xiao-hu* ( 79 )  
Sun Zhong-shan's Struggle for Reunifying Our Motherland  
*Tang Ming-zhu* ( 134 )  
Sun Zhong-shan's Thought for Develop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Zhang Wei-yi* ( 152 )  
Sun Zhong-shan's Role in a Coalition for Fighting against Yuan Shi-kai  
During a War for Defending the Republics *Wen Bing* ( 162 )  
A Study on Xi Zheng-mi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Xiao Hong-en* ( 176 )  
A Translation on Decennial Reports, 1902-1911, Mengsz  
Maritime Custom *Xu Xin-min* ( 193 )  
History Studies in Yunnan at the Anti-Japanese War Era  
*Yang Shao-jun* ( 212 )  
Mass Work in the Course of the Long March: A Study on Yunnan  
*Kang Chun-hua* ( 226 )  
Religious Sects and Festivals of Hinayana by the Dai Ethnic in Dehong  
*Liu Yang-wu* ( 235 )  
An old Man of Yi Ethnic Loving Coffee: Recollecting My Grandfather  
*Lu Hui* ( 246 )  
The Silence of traditional Tibetan Women and their Struggle  
in Modern China *Ni Ma Za-xi Liu Yuan* ( 260 )  
Kunming Nationality and Kunming Regime in Erhai Area *Sang Yao-hua* ( 276 )



# “荆蛮”考

石朝江\*

**摘要：**夏、商、周之际，九黎、三苗后裔逐渐形成了一个的庞大的部落联盟——荆蛮，又称蛮荆、荆楚或南蛮。商、周两代都对“荆蛮”进行过大规模征伐。然而，“荆蛮”、“荆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周末时又强盛起来。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五霸七雄”的楚国的主体居民。秦灭楚后，逼使他们又流向武陵、五溪地区。史籍上又才将他们称为“武陵蛮”、“五溪蛮”。

**关键词：**荆蛮 夏商周 秦灭楚 武陵五溪蛮

##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Jing Barbarians

Shi Chao-j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 new strong tribe league, the Jing barbarians which also named Manjing,

---

\* 石朝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贵阳市，550002）。



##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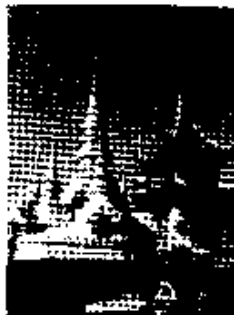
Jingchu and Nanman, was made gradually from the descendants of Jiuli and Sanmiao. The kings of Xia and Zhou dynastie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large battle to them, but never succeeded. They made stronger at the end of Zhou dynasty. Until 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y became the main part of the kingdom Chu. After the destruction by the kingdom Qin, they were forced to move to the area of Wuling and Wuxi, so were called the Wuling barbarians and Wuxi barbarians in Chinese historical books.

**Key words:** Jing Barbarians Thre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Destruction of the Kingdom Chu by the Kingdom Qin Wuxi Barbarians at Wuling

### “荆蛮”疆域

进入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约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夏朝的中心地区在今豫西嵩山附近的颍河上游伊洛河流域和黄河北岸的古济水流域，晋西南也是其重要统治区。现在一般认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遗址，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地区。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很可能就是近年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所都的斟寻、阳翟也都在这一带。夏朝东面疆土还扩展到了豫东黄河下游地区，夏朝后期都城斟灌、帝丘、老丘、西河等都在这一地区。其势所及南至江汉北，东近淮泗。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就是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

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后，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但禹伐三苗的胜利，只标志着三苗国的灭亡和三苗部落联盟集团的土崩瓦解，并不意味着三苗集团中众多氏族部落的消亡，不少部落都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经过夏代四五百年的发展，



至商、周之际，三苗后裔又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记载的“荆”、“荆蛮”、“蛮荆”、“荆楚”。《毛诗正义》载：“蛮荆，荆州之蛮也”。所谓“荆蛮”、“蛮荆”，指的就是分布于以荆州为中心的地域内的“蛮”。

公元前 21 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之后，直到公元前 770 年，我国北方又先后出现了商和西周两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和西周，史称“三代”，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开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 1400 多年的时间里，三个奴隶制王朝都曾多次兴师南下，渡过汉水、长江向洞庭湖南北的三苗后裔及其周边部落发动战争。夏朝的 400 年间，就发生过夏帝启攻有扈氏甘之战、夏仲康征羲和及夏相伐淮夷、吠夷、风夷、黄夷，夏少康伐寒浞之战，夏不降攻九苑等。只是文献典籍记载不详，我们很难区分夏王朝的征战对象哪些是三苗的后裔了。

“荆”、“荆蛮”、“蛮荆”、“荆楚”，至商、周之际始出现在文献中。

《毛诗正义》载：“蛮荆，荆州之蛮也。”

《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

所谓“蛮”，是中原华夏族人按方位对南方诸民族和部落的总称。《大戴礼·明堂篇》云：“南蛮、东夷、北狄、西戎”。《孟子》也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同“三苗”比较起来，“蛮”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泛指居住南方的各民族。但从名称看，“蛮”和“苗”很接近，都有 m 这个音，“苗”可以音转为“蛮”，“蛮”也可以转换为“苗”。当南方“三苗”集团强盛时，常以“三苗”、“有苗”、“苗民”代替“南蛮”。如《吕氏春秋·召类篇》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看出，尧与之战争的“有苗”即“南蛮”，“南蛮”即“有苗”。在“三苗”集团被瓦解后，不再以“三





苗”、“有苗”称呼“南蛮”，而南方诸民族和部落又复以“蛮”相称，而“荆”、“荆蛮”、“蛮荆”、“荆楚”，乃是“九黎”、“三苗”的后裔。

“荆蛮”，就是指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正义》云：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孔颖达疏曰：“此州北界到荆山之北……南及衡山之阳，其境过衡山也”。可看出，荆州的范围，主要是洞庭湖南北，即今湖北、湖南两省及邻近地区。这正是三苗集团的“左洞庭、右彭蠡”的腹地和中心区。这种地域的吻合，说明三苗集团被不断征伐后，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可能归属了夏王朝，但在荆州的广阔山泽和偏远地带仍分布着大量的三苗后裔。从史籍上看，禹灭三苗很残酷，但未见三苗四处逃徙的记载。三苗国虽亡，三苗族群仍在。在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发展后，居住在荆州的广阔山泽和偏远地带的三苗后裔又强盛起来。当他们又同中原华夏集团发生接触和冲突时，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作“三苗”、“有苗”，而是以地名称之为“荆”、“荆蛮”、“蛮荆”。“荆蛮”、“蛮荆”是继“三苗”之后，苗族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故有的苗族地区方志载：“考苗族……古称三苗”，“一曰有苗或荆蛮”，苗族来自楚地，“即古之荆蛮。”<sup>①</sup>

三苗后裔“荆蛮”势力的兴起，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早在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sup>②</sup>但至盘庚迁殷以前，由于商朝不断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政治衰败，社会秩序混乱，国力受到严重影响，南方的“荆蛮”可能不久就摆脱了商王朝的控制。《毛诗正义》载：“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后汉书·南蛮

<sup>①</sup> 《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20；《郎岱县访稿》。

<sup>②</sup> 《竹书纪年辨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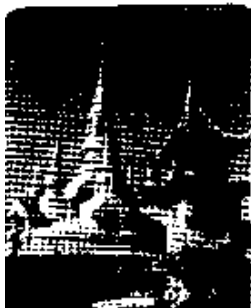


列传》也载：“其在唐、虞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平王东迁，遂侵暴上国。”

《诗经·小雅·采芣》则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憺憺，憺憺煌煌，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俨猷，蛮荆来威。”孔颖达疏曰：“言我所伐者，乃蠢蠢尔不逊之蛮荆。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为寇害，与大邦为仇怨。列国之大，尚到仇怨。其傍小国，侵犯多矣。”殷道中衰，荆楚背叛，渐为边患，大邦为仇，不逊王命，侵伐邻国，说明“荆蛮”势力很强大，“荆蛮”已发展成为商、周两代王朝的劲敌。《诗经·商颂·殷武》还云：“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氏笺曰：“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淮汝楚国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之义：汝乃远夷不如。”这是商朝统治者对“荆蛮”提出的指责。意思是说远在西域的氐羌，都向商王朝定期朝觐和贡献，而“荆蛮”近在荆州之域，居然不向商王朝进贡。



“荆蛮”兴起，可能还与太伯、仲雍奔荆蛮有关。《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仲雍奔荆，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以鱼为图腾的勾吴国，被载入史册，成为吴文化（鱼文化）的始端。而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考古实践告诉我们，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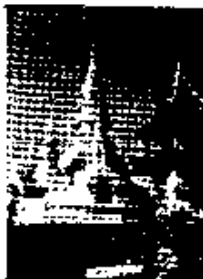
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蛮，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推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荆蛮”之所以不向商、周王朝俯首称臣，不朝觐不贡献，这与“荆蛮”具有一定势力有关。从商王朝起，就把“居国南乡”的“荆蛮”视为肘腋之患，而不断以武力相待，屡屡出兵攻击：“挾彼殷武，奋伐荆楚”，“蠢尔蛮荆，大邦为仇”<sup>①</sup>，“猷馭从王南征，伐楚荆”。<sup>②</sup>《公羊传》更以“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缕”一语，表达其对“荆蛮”、“南蛮”势力的发展所产生的忧虑之情。当时“荆蛮”的地望即势力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重庆、四川等

① 《诗经》。

② 《金文丛考》。



地。当然在这片广阔的地域内，还包括有濮人、越人、楚人、巴人等原始部落。“荆蛮”、“百濮”、“百越”、“楚人”、“巴人”等，又泛称为“南蛮”。

《凤凰厅志》引《苗蛮辩》：“蛮亦苗也。言蛮可以概苗，言苗不可以概蛮。”考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广雅·释古》把苗、蛮均解作“苗”。

《礼记·王制》载：“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由此可见，贵“华”贱“夷”，以“华”为贵，以“夷”为贱，贬低蔑视非华夏族的民族。

《后汉书·南蛮传》载，传说高辛氏时，“有畜狗，其毛五采，其名盘瓠”，因助高辛氏杀犬戎吴将军，高辛氏乃妻以女。盘瓠与高辛之女，“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其后子孙繁衍，“好人山壑，不乐平地，帝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册府元龟》卷95《外臣部·国邑》载：“荆蛮，盘瓠之后……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唐《南史·南蛮传》曰：“荆雍州诸蛮，盘瓠之种也。”《元和郡县志》云：“辰，蛮夷所居地也，其人皆为盘瓠子孙。”这不仅指出荆蛮—蛮夷皆是盘瓠之后，还指明崇拜盘瓠的黔中蛮、长沙蛮、五溪蛮是荆蛮的一部分。明万历《湖广总兵·方輿一》也载：“诗称蛮荆，种自盘瓠。”蛮荆即荆州之蛮人，蛮者苗也，蛮苗音转。《峒溪纤志》又载：“苗人，盘瓠之种也。”明《楚辞通释》：“屈原《涉江》‘哀南夷’



之莫吾知兮’……‘南夷’，即武陵西南蛮夷，今辰沅之苗种也。”辰沅指辰州—沅水一带，即今湘西南部和怀化北部地区的苗族。

### 商、周征“蛮荆”

夏朝统治中国，到中世纪后，便一天天地腐化下来。而东夷的殷族和三苗族一样，都曾经佐禹治水有功。殷族，名为商。商之得名，始于其先祖契。《史记·殷本纪》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为商”。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说：“环渤海而居者，皆为殷族，其北徙者，巢山处海，世称东夷；其南徙者，渐居中土，是为殷商。其实，东夷与殷商，实为同一种族的分支。”殷商不满夏桀搞什么“瑶台、玉床、酒池、肉林”的勾当，联合各个部族，包括三苗遗民在内，用武力解决夏桀，并把他流放南巢地方。同时，还灭了“助桀为虐”的昆吾。殷商代夏而有天下，统治了中国。

商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代从汤开始到纣灭亡，传17代，31王，共经历600余年。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商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或阶级结构已趋成熟。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最高首领，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设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贵族担任各种官职。设军队、置监狱、制刑法，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当时商朝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大国，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对我国和世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今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近年来，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



始居于殷。现除殷已经考古证实为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外，其余4处均未定论。不过从商代遗址发现的地域分布来看，上述河北西南部和河南中北部即为其统治的中心区。盘庚（第20商王）迁殷后，国势强大。武丁（第23商王）以前，商朝的疆域北面扩展到了易水，南抵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脉，东至海。武丁以后疆域更为扩大，东北可能到达了辽宁，南抵江淮（湖北黄陂盘龙城即为归附商朝的一个方国），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成为古代东方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商朝的周围还有许多部族和方国（即已归属的部落国家）。在今东北的有肃慎，滦河下游有孤竹，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内有鬼方、舌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荤粥），西部有周、氏，西南为巴、蜀，长江中游为濮、楚人，淮河流域为淮夷等等。

商从成汤开始，到帝辛灭亡，约公元前21~16世纪。其统治区域以黄河中游两岸为中心，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全部，河北、湖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等省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周围则是许多方国和部落，如羌方、鬼方、邛方、人方等等。商朝奴隶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同时也是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不断地对四周的方国或部落发动战争。当时三苗的后裔“荆蛮”、“蛮荆”主要居处在鬼方和人方。《竹书纪年》宋王质曰：“鬼方即荆楚。”《贵州通志·前事志》引明土司传：“西南诸蛮，有虞三苗，商之鬼方之属皆是。”当然，史籍也有“鬼方西戎”说。

从商王朝开始，就把“荆蛮”视为肘腋之患，不断以武力相待。商王朝对“荆蛮”、“蛮荆”的征伐，早在成汤时即开始了。

《诗经·商颂·殷武》：“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





这说明商王武丁曾将“荆蛮”、“荆楚”作为“奋伐”征服的劲敌。

《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这就是说，商朝的军队在攻占“有洛”（今河南南部地区）后，曾乘胜南下征伐“荆蛮”，曾一度迫使“荆蛮”归顺。

《诗经·商颂·殷武》还载：商王武丁“深入其阻，哀荆之旅。”郑氏笺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挹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孔颖达疏曰：“彼殷王之武丁也……能奋扬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国，深入其险阻之内，聚荆国之人众俘虏而以归也。”方城，在今河南南部。说明商王朝对“荆蛮”之不朝贡很不满意，武丁王亲率兵伐荆，商朝军队从河南进入湖北，深入到“荆蛮”腹地，在此次征讨中还俘获了“荆蛮”的大量人口。

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朝。周地处西方，起源于今陕西武功一带，原为商朝西部的一个方国。后迁居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以后又南逾梁山，至于岐山下的周原。考古证明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黄堆乡和法门乡之间，是一块地势平衍，水草丰肥的沃土。周人就在此定居下来，定国号为“周”，营筑城郭，修建宫室，以后逐渐强大，奠定了灭商的基础。传说周文王之时，为商朝命爵西伯。周武王克商，昔日“西土”成了“中土”、“中国”。文献记载，西周初出现了“中国”的称谓，确证见于 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尊上的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

从周文王开始沿渭河向东发展，翦除了商朝在关中的势力，



迁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沔河西岸）。武王即位，为经营东方，又将国都东迁于沔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一带）。数年后灭殷，控制了商朝统治区。武王死后，周公东征，相继征服了商朝残余势力和东方诸小国。周朝的疆土大于商朝，为了控制新取得的领土，即推行分封制，即将周朝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宗室、勋戚功臣、先圣后裔，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室。据记载，周初分封71国，以后仍陆续有所分封，多至数百国。其中主要的有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晋等大国，此外，还有黄河下游的卫、管、陈、曹、蔡，汉江流域的“汉阳诸姬”，长江下游的宜，太湖流域的吴。总之，当时疆土北方封国燕，已到达了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至今甘肃渭河上游，西北抵汾河流域霍山一带，东面的封国齐鲁到了山东半岛，南至汉水中游，东南抵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势力所及还可能到达了巴蜀一带。周公在今洛阳附近营建雒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



周王朝控制的领土内，并不是连成一片的，除了荒地外，还杂居许多夷狄和方国。在其周围同时也存在许多部落、部族和方国。如东北的肃慎，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北部的鬼方，西有犬戎、羌方，江汉平原有荆楚，荆楚以西为群蛮，西南有巴、蜀，淮泗之间的淮夷、徐夷等。《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

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历时约770年。周朝是一个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它的奴隶大部分是用战争手段从周边的方国、部落中俘掠过来的。从周武王灭商后奠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到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时250余年，史称“西周”。从史籍上看，周朝征荆蛮、伐荆楚，主要是在西周时期。

在周灭商的过程中，荆蛮或荆楚并没有参加军事行动，因而可能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后汉书·南蛮传》载：“其在



唐、虞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到西周中叶，“荆蛮”、“荆楚”已发展成为周朝在南方的劲敌。故从周昭王开始，对“荆蛮”、“荆楚”多次“征伐”，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曾三次南征，但都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又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周昭王将亲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及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国世纪》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史记·周本纪》曰：“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左传·僖公四年》曾载周昭王亲自率师南征荆楚，结果是“南征而不返”，六师尽丧。

从上述记载看，周昭王十六年、十九年、末年三次亲征荆蛮。第一次，“涉汉，遇大兕”，“涉汉”，可能是过汉水南下。“遇大兕”，“兕”，《竹书纪年义证》雷学琪曰：兕，“水兽，与陆地者异。”周昭王南征是否遇到了这种水兽，已无法考证。但反映第一次征“荆”作战并不顺利，很可能遭到“荆蛮”的激烈反抗。第二次征荆，“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噎”，《说文解字·第七篇》云：“噎，阴而风也。”“大噎”，可能是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丧六师于汉，”说明周昭王的第二次南征，战争十分激烈和残酷，周军损六师于汉水。第三次“昭王德衰”时亲征，“济于汉，船人恶之，”“没入水中而崩”，“卒于江上”，“王南巡不返”，昭王是否为船人所害，亦



无法考证，但上述记载说明，昭王南征亦丧于南国。传说周昭王“南巡”时已到了长沙，今长沙与湘潭之间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山下有深潭名“昭潭”，即昭王葬身之所。

周穆王即位后，继续对“荆蛮”、“蛮荆”的征伐。《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周穆王征发大戎时祭公谋主的谏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这所谓“五服之制”，将蛮、夷列为“要服”，将戎、狄列入“荒服”，“要服者贡”就是向周天子贡献物品，“荒服者王”就是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所谓的“终王”即每代戎狄之君继位，要朝见周天子，周天子新王继位也要觐见，以表示对周天子的臣服关系。谏言又云：“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而不服。”如荆蛮、夷狄等未按照周天子指定的“要服”“荒服”规定做，不祭不享不贡，周天子就“修名”“修德”，即以尊卑职责之分和感之以德，使其来贡来朝；“修名”“修德”仍不来者，就要“修刑”，就是要以武力战争来“刑诛”，甚至要灭其国，亡其民。

《竹书纪年义证》载：“穆王十七年，起师至九江，以鼃为梁。”

《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

《古本竹书纪年辑正》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以鼃鼃为梁；”“三十七年，王起六师，伐楚”。

